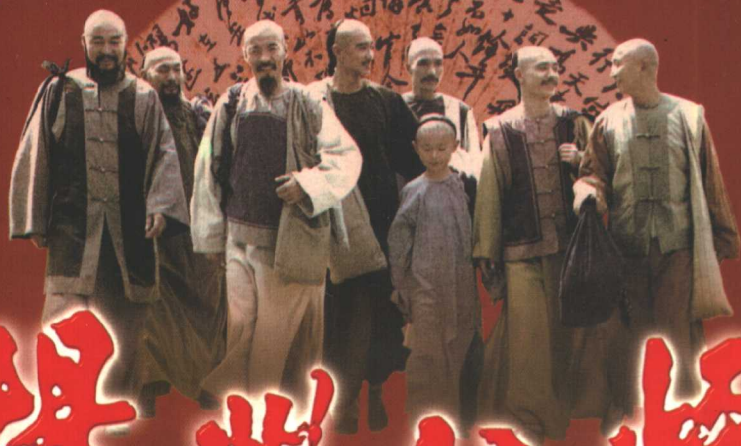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历史幽默小说



扬州八怪

雪村 / 著

嬉笑怒骂

穿越芸芸大千

独成一章

谈笑风生

擅写爱恨情愁

九天长啸

下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124.3
194-C₂



长篇历史幽默小说

扬州八怪

雪村／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第十五章

1

将画师们所有的字画送进了裱坊，吴子坤兴奋不已。在他的如意算盘里，岳大将军也好，麻三贵也好，画师们也好，现在统统都成了他仕途往上爬的阶梯，岳大将军刚愎自用、目中无人，做个屁寿庆排场到这个份上，连皇上爷才能用的贺词都用上了，贼胆也太大了，一个欺君之罪就能置他于死地。与此案有关的大蠢蛋麻三贵、那些个难侍候的画师们一个个都脱不了干系。吴子坤越想越得意，似乎扬州知府的宝座正向他招手呢。掌灯时分，吴子坤瞒着麻三贵，带师爷章元杰进了密室。

“现在你就给我写奏章。”吴子坤阴阴地眯缝上那双犀利的单眼皮，“我要让他们一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”

“写什么，吴大人？”章元杰感觉到阴森森的气氛。

“你写，署我吴子坤的大名，出了事我一人担。”吴子坤胸有成竹地道：“把麻大人的名字也挂上，事情是他宣布的，就从他开头……”

章元杰问：“怎么写，是怎样的口吻？”

吴子坤想了一下道：“听好，大意是这样的，抚远大将军岳钟琪借八十寿诞，结党营私，公然犯上，与扬州代理知府麻三贵、扬州画师郑板桥、金农等沆瀣一气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作万寿字、画捅天竹，实属大逆不道，理当诛之，万请皇上圣裁！”

章元杰写写停下了。

吴子坤：“怎么不写？”

章元杰说：“大人，麻大人、郑板桥他们都最好别写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章元杰拿出岳钟琪那封私函道：“岳钟琪有证据在大人手里，而郑板桥他们的画子不在你的手里，另外，麻大人朝中有什么人你也不知道，这样送到朝廷里，说不准在哪个关节上出了岔子……”

“……”吴子坤沉吟了下，“在理是在理，不过，他们的画子不是要由岳家那小子送到京城里去吗？”

“大人，听小的一句没错。”章元杰狡黠地说，“你想想，你的目标是向皇上邀功，干倒一个岳钟琪足够了。到那时候，麻大人，还有郑板桥这些个布衣画师，已经不在你的眼里了。再说……”

“你接着说。”吴子坤点着头道。

章元杰接着说：“皇上接到这份密报，定然要派兵搜查岳家，郑板桥他们的字画到了岳府，自然逃不了同党的厄运；他们的字画若是没在，大人呢，也用不着担那份谎报罪证、欺上瞒下的罪责了。”

“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。”吴子坤好生高兴，“师爷真不愧老奸巨猾，精明过人精明过人哪，佩服佩服！”

几个画友奉命给岳文成作好了字画交了差，相邀齐集金农家，酒酣意浓间戏说给岳钟琪的画中留下后手的事儿，免不了畅言豪语一番。

“那家伙长得什么模样？”高翔问黄慎。

“面子上是人样，”黄慎戏道，“骨子里是鬼样。麻三贵抢着要送裱，让他裱好了，一个月后，人头也就成了鬼骷颅了。”

哥几个开心地大笑起来。

金农惊诧地说：“你们都用了埋墨法？”

何为“埋墨”？画师在作画之时，留下一种暂且看不见的特殊“墨迹”，待装裱后，特殊的墨迹与裱糊相互反应，渐显一种画师想要的特殊效果。此法当今失传与否，不得而知。

高翔说：“除此而外，无有它途。”

“高兄留下什么？”金农问。

“一个字，‘死’。”

哥几个开心地笑了，“这老不死的不死，谁死！”

“实在不忍心，我画竹子，从来没想过要毁我清竹形象。”板桥苦笑道，“此次无奈，竹杆上留了八十个虫眼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

“士慎，还没听你说呢。”金农望着一边忙着的汪士慎问道。

汪士慎炭火炉前掌扇扇火，不时注视水面热气，聆听水声。茶道中这叫“候汤”，是煎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。当水底沸如鱼目，微微有声时，为一沸；边缘如涌泉连珠，为二沸；腾波鼓浪，为三沸，此时恰到好处，若再继续煮，水就老了，味道变涩而不宜饮用。候汤嫩不得，老不得，讲究之极。也难怪有人说这种活性子急躁的人是永远也入不了道的。

汪士慎往返于酒席与炭火炉之间。听金农问他，忙不迭地应了一声道：“我那红梅，到时候就成了黑梅了。”

笑声中，高翔问金农：“冬心，我想不出，你的万寿字怎么做出假来？”

“自然有办法，不信你去数一数，一万是不是差一个。”金农挤了下眼笑道。

“这些字画到了岳钟琪的寿宴上，那就热闹喽！”汪士慎闷闷地笑道，一面给大伙端上来煮好的茶水。

哥几个品茗兴至，板桥提议吟诗联句，“如此好心境，不作得诗句，岂不可惜？”

“士慎为长，从你开句。”黄慎道。

正说着，哑女奔了进来，她的身后跟进一个蒙着瓜皮帽的陌生人来，来人掀去了帽子，原来是吴子坤的新师爷章元杰。

“章师爷，是您？”金农困惑地望着章元杰。

章元杰神态慌张，压低了嗓音说：“你们几个大师都在太好了。我连夜找来，有要事相告。”说着朝哑女扫了一眼。

金农打着手势让哑女出去把着门以防万一。接着对章元杰说：“师爷，有何要事，直说无妨。”

章元杰沉重地说：“各位师傅，你们快快打点逃走吧，你们就要大难临头了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板桥惊色地问道。

章元杰抿了一口高翔递过来的茶：“吴子坤想升官发财，吩咐我给皇上写了密奏。”

“密奏谁？”

“岳钟琪大将军。”章元杰说，“他们告岳大将军借八十寿诞结党营私、和你们几位沆瀣一气作万寿字，画插天竹，实属大逆不道，要皇上圣裁。”

听到这里，哥几个惊诧得面面相觑，竟说不出话来了。还是板桥反应的快，他疑心这里边莫非有讹？“多谢师爷前来相告，不过，板桥斗胆相问，师爷为何冒死救我等寒酸书生？”

章元杰苦笑了一下：“你们不相信我？还记得为你们跳湖自尽的洪师爷么？”

“他的碑是我们立的。”黄慎说。

“这就对了。”章元杰说，“洪师爷没保错人，我这个新师爷岂能玷污扬州府师爷之美名，我喜欢各位的字画，更敬重各位的人品，所以请各位相信我，快想良策吧。”说完告辞而去。

汪士慎强辞夺理地说：“让他们过段时辰看，画子是嘲讽岳钟琪的，事情不就明了了吗？”

“事情这么简单就好了。”板桥摇了摇头说：“我们的‘埋墨法’做的是巧妙，也只是给岳钟琪装点装点门面。可一旦岳钟琪犯事，我们谁也无法脱身，那就是欺君谋反之罪啊。”

高翔赞同道：“朝廷审案子历来都是胡子眉毛一把抓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黄慎喃喃无措。

一种不祥的阴云笼罩上大伙的心头，一个个心惊眼皮跳。

“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毁掉那些字画。”金农沉吟道。

“对！毁掉它！”高翔紧跟着说。

“我们都是文人，不会飞墙走壁，怎么偷出那些字画呢？”汪士慎闷闷地说道。

“高翔，该你想法子了。”金农道。

“我也想不出好法子。”高翔苦恼地望着大伙，“实在不行，我只有去放火烧了岳府。”

“我的意思，和尚里有没有懂武的高手，花银两雇他们……”金农道，“这是下下策。没有退路了，这是最后一招！”

“这是个办法。”高翔道，“我这就去打听。”说着就要起身走。

“慢。”板桥道，“我想出一个主意……”

“快说！”哥几个急不可耐地齐声道。

“只有一个人能帮得我们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梅子。只有她了。”板桥说，一面看了眼黄慎。

此时，胡四姨正关着房门清点着抚弄着岳文成送来的金银珠宝，笑得眼睛成了一条缝：

“这些王八羔子，从哪弄这些宝贝？真是比皇帝老子还要气派……梅子，别怪四姨对不住你，有了这些我还留你作什么？……”

板桥和黄慎刚刚走进红月楼的门厅，就有一群姐妹乱哄哄地迎了上来。

“板桥师傅、黄师傅，今日怎么有空来耍耍？要听什么曲子啊，我来给你们唱……”

“板桥师傅，梅子姐姐不在了，你和黄师傅还记得我们红月楼的姐妹，真不知该怎么感激你……”

“黄师傅，我的琵琶是梅子姐姐一手教会的，你听我弹好不好……”

听见门厅里传来的哄闹声，胡四姨侧耳辨听了下，慌忙收起物件盖上了箱盖。

板桥惊讶地打断了众女伎的嘈杂：“怎么回事？梅子她人呢？她人上哪去了？”

女伎们正不知该怎么回答他，胡四姨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哟，我当是谁呢，这不是梅子的相好板桥师傅和黄师傅吗？”

“对不起了，妈妈。黄慎没时间跟你说笑，”黄慎急急地说，“我与板桥是来找梅子姑娘的。”

“大画师也有求到歌舞坊的时候。”胡四姨戏笑道，“什么事，跟我说一个样。”

“我们与梅子要说的是男女间的悄悄话。四姨要是年轻二十岁，我就跟你说。”板桥没好气的说。

女伎们闻之窃笑不已。

胡四姨讪然地扭了下腰，娇声娇气地：“板桥师傅，你说些什么呀？一点斯文没有了。”

板桥扇了下鼻头：“这儿臭气怪怪的，阴沟里的盖盖翻开了吧？”

“你……”胡四姨听懂了板桥的揶揄，呛得半晌出不了声来。趁这空档，黄慎楞楞地冲到院子里边去了。

胡四姨追了上去，一把拉住了黄慎：“你想干什么？不想活了

不是!”

“那你把梅子给我喊出来，”黄慎驽驴脾气上来了，“说一句话我就走。”

“实话告诉你们。”胡四姨板着脸说道，“从今往后你们再见不到梅子了!”

板桥突然一把拽住了胡四姨，狠声狠气地：“说，你把梅子她怎么啦?!”

“你要干什么?”胡四姨口气软了一点，“梅子她被岳公子买走了，有本事你朝他要去!”

满怀一腔企望的板桥、黄慎迎头挨了一棒子，彻底傻了。

2

板桥、黄慎举着个熊熊燃烧的火把来到了岳府大门口。招人显眼的板桥与黄慎很快就被岳府的家丁挺枪拦住了，呵斥道：“站住!干什么的!”

“禀告你们家公子，扬州画师郑板桥、黄慎求见。就说是为老太公的事。”

“都什么时候了，明天来吧!”家丁厌烦地说。

“这是你说的。”板桥威胁说，“我记着你的相貌了，惹了事，你给我担着。”

“妈的。”家丁无奈地骂了一句，嘟哝着：“半夜三更，冒出个野路神仙来。”不得已进院子去了。

一个女侍打着灯笼引着岳文成来到玫瑰园，家院慌不迭地迎上去递了钥匙给他。岳文成白天听了胡四姨的话，葡萄架子没上去，倒把自己折腾累了，免不了恼羞成怒。歇息一阵，决计还是用自己的办法制服那头倨傲的野鹿。

岳文成刚要打开梅子的房门，看门家丁火爆爆地跑了来，禀道：“报公子，前院来了两个画师，一个叫郑板桥，一个叫黄慎。

两个吵死吵活要见你。”

岳文成好事不成尽出岔子，心火一下就上了头顶心，骂道：“妈的，这叫什么事儿！不见。叫他们明天来！”

家丁也不知中了哪门子的邪气，咬住青山不放松了：“他们说了，你要不见，老太公的寿画出了事他们不负责。”

“妈的。”岳文成骂人的声音，“真他妈讨厌！见见见，你去放他们进来吧！”

躲在门里就等一死的梅子听见了板桥、黄慎要来的话，灰死的心重又活泛了，整整一下午不出声的她终于哀哀地喊出声：“郑大哥、黄大哥……”抱着门框凄凄地哭了起来。

板桥与黄慎密商，不设法在深更半夜把岳文成折腾到迷糊了，要想见到梅子是不可能的，只有给梅子面授机宜，他们贸然出手的字画才有机会毁之一炬。

说起来也是天意，岳文成急于与梅子成全房中好事，偏偏梅子不承他帮她赎身的情份。他不想强行摘花，花儿在他家中养着，何时摘由他，退而求其次，待夜深人静她失了防范，再行事也不晚。没想到夜访之客也是打他犯迷糊的主意，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

岳文成来到书画房，瞪了板桥他俩一眼，“不是画好了吗，怎么又要重画？你们快点，我还有事。”说完打了一个深深的哈欠，坐到一张椅子上。

“能快当然快。”板桥欣然地笑了一下，走到岳文成跟前一把拉起了他说道：“岳公子这样坐着不行，得站起来。”

“昨天不是坐着画的吗，怎么又要站了？”岳文成睡眼惺忪地问道。

“若不是板桥师傅发现这个问题，那还真要出大笑话了。”黄

慎作了个捋须远眺的姿势说道：“曹国舅是这样飘洋过海的，我给你画的是坐着的模样，那就错了。你说要不要改？”接着他一面摊开画纸，一面讨好地说，“这二呢，也怪我一时紧张，给曹国舅画上了小胡子。曹国舅哪是小胡子呢？啊，对了，公子长的是小胡子。也怪我太注意公子了，才出了这么个差误。这么一来，那张八仙图只好报废了。公子当时看画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提醒我一句。要不，也用不着费这番周折了。”

“什么大胡子小胡子，我压根就不知道曹国舅是个什么东西！”岳文成恼恼地说道。

板桥虚张声势地压低声音说：“哎哟，公子的嘴巴守着点，曹国舅是个仙人，千万别瞎说，说走了嘴，当心惹出什么灾事儿来。”

“板桥说得对。公子的命值钱，就更不能信口胡说了。”黄慎侍候好了笔墨，给板桥使了一个眼色道：“板桥，你把公子的姿势摆好了，我要画了。”

“老太公也是心思用到家了，他想让你得道成仙，想出这么个主意来，恐怕天下没人能想得出来了。”板桥一面说着一面将早已准备好的马尾巴“云帚”塞到岳文成的手里，说：“你这样拿着。人要这么站。”说着将岳文成重新摆了一个站起来挺累的姿势。“好好，就这样。阿慎，看到吗，这才叫曹国舅！”

黄慎就差没喷口开笑了，连连道：“对对，我说怎么回事，就觉得哪儿不对头，原来是姿势没弄对。罪过罪过。”

岳文成呆呆地站在黄慎的对面，听由板桥的摆布。板桥、黄慎打着他们的小算盘，一直要把岳文成磨蹭到瞌睡劲上来才行，要不，下一步计划就没法进行了。板桥研着墨，时而淡了，时而浓了，黄慎就是一百个不满意。他装模作样地在画纸上描着画着，突然像是感觉不满意地撕毁了已画到一半的画作。

“你怎么画画又把它撕了？”岳文成泛了一下酸痛的腰腿，蹙着眉心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黄慎道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公子，他的墨胎研得不好，我上稠了些，只好再来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岳文成有些烦意地说：“实在不行，那就明天接着画吧？”说完又打了深深的哈欠，这时他是真正的有些犯困了。

“我俩也是这么想。”黄慎与板桥会意地笑了下，答道：“画了还要裱，时间来不及啊。公子，你就耐着点性子，啊？”

窗外的夜空开始微微发亮了，不知不觉地，闪烁的星星失去了它原先的光亮，几只早起的麻雀鸣着短促的啼声从窗前一掠而过，弹飞到远处去了。

哈欠连天的岳文成支持不住站立的姿势，摇晃着险些跌倒，板桥一把扶住了他，悠悠地说：“公子，您累了，我来架着您。”

岳文成翻了他一眼，有气没处出。

黄慎舒了一口气道：“公子，好了。”

岳文成不太高兴地说：“好了，哼，天都亮了，一张画子折腾了我一夜。”

黄慎也不答腔，拿着画子到了岳文成的面前说：“公子，请您过目……”

岳文成不看则已，一看惊醒了一多半，惊问：“啊，你这画的是什么？”

《八仙图》上的曹国舅酷似岳文成，但立在曹国舅身边的何仙姑又没了脑袋。

“这没有脑袋的何仙姑待会我跟您说是怎么回事。先说说公子的图像像不像？”板桥不紧不慢地说道。

“像，像。”岳文成指着何仙姑的图像道，“这个女的怎么没个脑袋？”

“这是何仙姑。”黄慎道，“她在公子的身边，我得找个与公子能相配的艳丽女子画上去。要不，怎能挂到老太公的大堂上去呢？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岳文成沉吟道，接着问道：“你说的这个艳丽女

子在哪里？”

“扬州只有一个女子配得。”黄慎故弄玄虚道。

“对，只有一个女子能配得。”板桥应和道。

“哦？”岳文成来了精神，“莫非扬州还有比梅子更漂亮的女子？”

板桥与黄慎的一唱一和，将岳文成实实在在地装进了套子。

“梅子？”板桥佯装吃惊地说道，“你怎么知道梅子？红月楼的那个梅子，公子你认识？”

“何止认识。”岳文成得意地笑道，“原来你说的就是她哟，我还当是谁呢。”

“公子你歇着吧。”黄慎说着卷起了画纸，装作要走的样子，“我与板桥师傅这就去红月楼找梅子，把何仙姑的脑袋补画上。”

“哎，你等等。”岳文成喊住了黄慎、板桥，“梅子在我这里，你上哪儿去找她？”

板桥回过身，故意问道：“她怎么会在公子这里？”

“嘿嘿，梅子现在是我的妾了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我花钱买下了她。”岳文成得意地笑道。

板桥兴奋地道：“哎呀，公子真是有艳福啊！能得到梅子这样的姑娘，洪福齐天啊！”

黄慎应合道：“公子的貌相就是有艳福，还用得着你说！”

板桥就汤下面，话中有话地刺了岳文成一下：“公子，这太方便了。我俩在这等着，等娘子醒了再说，要不睡梦中把她搅醒了，她要生公子的气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，我让她下来她不就来了吗？”岳文成摆出一副主人的姿态来，说道：“我让人带她来，你们快快画就是了。”说着又禁不住打了一个深深的哈欠。

“那是再好不过的了，免得我俩再跑路。”黄慎重又摊开画纸。

“来人啦。”岳文成唤道。

家院走进书画房来，请示道：“公子，有何吩咐？”

“你去看看，梅子醒来没有？”岳文成疲倦地说，“醒了的话，带她到这里让画师画头像……你，就在这里看着画师画，出了事我饶不了你。”

“公子放心。”

家院走后，岳文成伸了一个大懒腰说：“两位师傅，你们就辛苦了。我去睡一会，等我睡醒了，陪我喝两盅。”说完回卧室去了。

黄慎与板桥看着那个疲惫的后影，捂起嘴笑了起来。

3

打扮一新的梅子由家院陪领着出了玫瑰园，穿过池塘上的九曲桥，往书画房走去……

天色已经放亮，太阳刚刚升起，空气里弥漫着破晓时的寒气，板桥与黄慎觉得没有比今天更爽气更清新的黎明了。骄阳最初光照的温暖与黑夜消逝后的寒意交织在一起，使他们感到一种恬美的惬意。

梅子被带到了书画房的门口时，板桥与黄慎正仰头观赏着悬挂在室内的书画，听见了脚步声，蓦然回首……

站在门口未进的梅子不知该怎么与这两位情哥哥打照面，正犹豫间，板桥觑出了个中的机窍，赶紧出语消融眼下出现的尴尬，他指着梅子问家院道：“呃，这是……”

“哦，这就是我们家的小娘子。”家院趋前说道，继而对梅子道，“娘子，请进啊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画师。”

黄慎躬身礼道：“娘子请进，这儿坐。”

梅子在黄慎指定的座位上落了座。

黄慎目不转睛地盯视着梅子，不无酸楚地说道：“公子的小娘子真是个貌若天仙，果然清丽超凡，正是我心目中的何仙姑。”

梅子也不言语，黄慎的酸话刺伤了她脆弱的心，眼泪盈上了

她的眼眶。

板桥知晓黄慎的话意，警告似地说：“阿慎，你少说，快快画了！”

“没有岳公子的吩咐，我黄某想见也见不到娘子的美貌尊容啊……小姐你说是不是？”黄慎不理睬板桥的警告，一边理了下梅子的发际，一边讽刺道。

站在一边盯视的家院见黄慎在梅子的头上动手动脚，从嗓子眼里不满地咳了一声。

板桥知道他的弦外之音，却说道：“先生怎么啦，嗓子有病？有病离得远远的。”

家院受到奚落，气得翻了下白眼说：“师傅画就画，别动手动脚的，小心你的脑袋！”

“你不是画匠，懂什么？”黄慎强辞夺理道，“我不把她摆弄好，怎么画？”

梅子陡地站起了身道：“送我回去，不画了！”

板桥与家院几乎同时拦了上去。

家院生怕事出异端，慌慌张张地说：“哎哎，小姐你不能走，公子有吩咐，小的做不好，可就惹大祸。求求你，画，画好了就送你回去。”

“是啊，怎么说走就走呢？来来来，黄师傅说错了什么，做错了什么，我替他给姑娘赔不是了。阿慎！”板桥说着给黄慎作了眼色。

黄慎讪讪地笑了一下，心底泛着说不出的醋意道：“呃，我，我会尽心尽意为小姐勾凤描彩的……”趁说话时变换角度瞪了梅子一下。

“来来来，坐坐坐。”板桥轻轻将梅子按下。梅子顺从地又坐了下去。“喂，对，就坐这个姿势。”

黄慎转身吩咐家院道，“先生，我还要一瓶酒。”

家院粗粗地问：“要酒干什么？”

黄慎指了下画纸：“喷画纸用。画女像没有酒喷纸，线条不明晰色彩不艳丽。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明白，你不去也行，拿钱来，我上街买去。”

家院埋怨道：“没见过画画的有这么多的事儿。”嘀咕着往门外去了。

板桥撵到了门口，喊了一句：“哎哟，先生，要好酒，上好的酒！”

“哎呀，我要，要……”板桥捧着自己的下腹，意思要上茅厕。这边给黄慎送了个眼色道，推了他一把道：“阿慎，你快点说事，再要委曲梅子，我跟你算不完的账！”说完跑走了。

黄慎知道板桥有意给他留出与梅子说事，也是给他与梅子单独相处的空档。板桥和他与梅子的私下情份，照理说，梅子与板桥的要更深一些。如果说，早先他板桥与梅子不能亲近，是因为一姐在前面，现在一姐出家当了尼姑，与板桥绝了情，板桥对梅子也是一往情深，完全可以拾得起来。但板桥为人意气，一直有意远离梅子，时不时造机会让他与梅子续情。他黄慎心里有数，这种朋友间的知音知交恐怕当年的伯牙与子期也莫过于此了。

黄慎见板桥走了，兔子一般飞奔到梅子的面前，一把拽住梅子的胳膊。黄慎醋心难排，把板桥与他商议好的计谋没说，却睁着令人心颤的大眼摇晃着梅子的臂膀道：“那个混帐他把你怎么啦？！”

“他比你好！”梅子生气地扭过了身子。

黄慎匆匆转到她的对面：“你从了他？”

“你才从他！”梅子清澈的大眼盯视着黄慎。

黄慎好生舒缓了一口长气：“我还以为……”

“你以为怎么啦，你以为怎么啦？”梅子也感觉到了黄慎的一颗心全扑在她的身上，但他的话语叫她受不了，委屈、受伤的心

蓦然颤抖、膨胀了起来，迸发出一股不可遏止的冲动，撕着捶着黄慎，“你是个坏人，是个最坏最坏的坏人！”

黄慎拼命地拉住了梅子：“对不起，梅子。”他跪了下去，“我平白无故地冤枉你了。”

梅子落下了伤心与幸福交织的泪水。黄慎赶紧起身挽起衣袖抹着她的眼泪，梅子见状，扑哧一下笑了，娇嗔地说：“谁要你擦！”说着扭过身子掏出了一块手帕拭泪水。

黄慎这才想起他和板桥要说的事，连忙紧张地看了下外面：“我跟板桥闯来，是要跟你说件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岳公子要了板桥、金农、士慎、高翔我们几个人的字画，你要想尽法子不露痕迹地把这些字画毁掉！”

“毁掉？”

“对，毁掉！要不，这些字画会要了我们几个的小命。几句话说不清楚，你明白就行。”说着他凑近她的耳边如此这般交代了一通。

“我记住了。”

“今晚三更，我和你板桥哥哥带人在后门接应，你一定要设法逃出来。”

没听见家院的脚步声，他像猫儿似的来到了花厅的门口，鹰一般盯视着里边俩人在说话。梅子的眼睛瞥见了厅门口的家院，紧张地动也不动了。

“你，怎么啦？”黄慎奇怪地问道。

“人来了，在房门口。”梅子轻轻说道，“别动。”

板桥系着裤带来到门口，见家院的神态，知道情势不太妙，岔着话题道：“老家公，你怎么不进啊？”

黄慎来不及变换姿势，只好顺势抓起了画案上的洗笔水，灌了一口，朝梅子的脸上喷将过去。